

容齋四筆

第三冊



容齋四筆卷第十二



小學不講

古人八歲入小學教之六書周官保氏之職實掌斯事厥後浸廢蕭何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爲吏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劉子正父子校中祕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爲小學次於六藝之末許叔重收集篆籀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蔡伯喈以經義分散傳記交亂訛僞相蒙乃

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謂之石經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唐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而考功禮部課試貢舉許以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大曆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至開成中翰林待詔唐玄度又加九經字樣補參之所不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爲一編並以考正俗體訛謬今之世不復詳考雖士大

夫作字亦不能悉如古法矣韓子曰凡爲文辭
宜略識字又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安有
不識字而能書蓋所謂識字者如上所云也予
采張氏田氏之書擇今人所共昧者漫載於此
以訓子孫本字從木一在其下今爲大十者非
休字象人息於木陰加點者非美从羊从大今
从犬从火者非劓字古者以車戰故軍从车下
車後相承作軍義無所取看字从手凡視物不
審則以手遮目看之作看者非揚州取輕揚之

義从木者非梁从木作梁者非乾有干虔二音
爲字一體今俗分別作軋字音虔而乾音干者
非尊从酋下寸作尊者非奠从酋从丌作奠者
非夷从弓从大作夷者訛耆从旨作老下目者
訛漆泰黍黎下並从水相承省作小今从小以
小者訛決沖況涼盜並从水作之者訛饑飢二
字上穀不熟下餓也今多誤用至於果芻韭之
加草岡加山攜之作携鉏作鋤惡作惡霸作霸
筍作筍顙作髭須加髟或从水祕从禾簡作簡

寶从尔趨从多衡合从角从大而从魚啓从又
及弋肇从文徹从去麤作麤蟲作虫墮許規反
俗作𦵏又以爲情幡作幡怪爲恠關爲闕炙从
夕間从日功从力茲合从二玄而作茲升作𡗗
輩从北妬从戸姦爲姦𦵏从毒各作𡗗冤上加
點鄰作隣牟从干互作𠂔元从點舌从干蓋作
盖京作京皎从日次从之鼓从皮潛譖僭从替
出作二山覺从與游於以方爲才阜爲皂曷爲
曷匹爲疋收作収叙作叙臥从臣从人而以人

爲卜改从戊巳之巳而以爲巳凡作凡允作允
館作舘覽作覽祭合从月从又而作祭瞻作瞻
緜从衣滛从缶徧作遍徼作僥漾作漾琴瑟之
弦从糸輕作輕如是者皆非也

主臣

漢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史記漢
書皆同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穎曰惶
恐之辭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
言其擊服皇恐之辭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

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選載梁任昉奏彈曹景宗先敘其罪然後繼之曰景宗即主臣仍繼之曰謹案某官臣景宗又彈劉整亦曰整即主臣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李善捨漢史所書而引王隱晉書庾純自劾以謂然以主爲句則臣當下讀殊爲非是不知所謂某人即主有何義哉

景華御苑

崔德符坐元符上書邪黨困於崇寧後監洛南稻田務嘗送客於會節園是時冬暮梅花已開

明年春監修大內闈官容佐取以爲景華御苑
德符不知也至春晚復騎瘦馬與老兵游園內
坐梅下賦詩其詞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枝閒
小憇籍清影低顰咏微酸故人不可見春事今
已闌繞樹尋履跡空餘土花斑次日佐入園見
地上馬糞知爲德符是時府官事佐如不及而
德符未嘗謁之佐即具奏劾以擅入御苑作踐
有旨勒停家素貧傳食於諸賢之舍久乃歸陽
翟德符沒於靖康官卑不應立傳予詳考本末

爲特書之頗憶此段事擬載於傳中以悼君子之不幸且知馬末卿懶真錄中有之而求不可得漫紀于此

州陞府而不爲鎮

州郡之名莫重於府雖節鎮不及焉固未有稱府而不爲節度者比年以來陞蜀州爲崇慶府劔州爲隆慶府恭州爲重慶府嘉州爲嘉定府秀州爲嘉興府英州爲英德府蜀劔既有崇慶普安軍之額而恭嘉以下獨未然故幕職官仍

云某府軍事判官推官大與府不相稱皆有司之失也信陽軍一小壘耳而司戶參軍銜內帶兼節推尤爲可笑頃在中都時每爲天官主者言之云亦不必白朝廷只本案檢舉改正申知足矣乃曰久例如此竟相承到今文安公嘗爲左選侍郎是時未知此也

漢唐三君知子

英明之君見其子有材者必愛而稱之漢高祖謂趙王如意類已欲以易孝惠以大臣諫而止

宣帝以淮陽王欽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
數嗟嘆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爲嗣而用太
子起於微細且蚤失母故弗忍唐太宗以吳王
恪英果類我欲以代雉奴其後如意爲呂母所
戕恪爲長孫無忌所害欽陷張博之事殆於不
免此三王行事無由表見然孝惠之仁弱幾遭
呂氏之覆宗孝元之優柔不斷權移於閹寺漢
業遂衰高宗之庸懦受制凶后爲李氏禍尤慘
其不能繼述固已灼然高祖宣帝太宗蓋本三

子之材而言之非專指其容貌也可謂知子矣
彼明崇儼謂英王哲即中宗也貌類太宗張說謂太
宗畫像雅類忠王即肅宗也此惟取其形似也若以
材言之中宗之視太宗天壤相隔矣漢成帝所
幸妾曹宮產子曰我兒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
帝使其真是孝元亦何足道而況於嬰孺之狀
邪

當官營繕

元豐元年范純粹自中書檢正官謫知徐州滕

縣一新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閒而寢室未
治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是時
新法正行御士大夫如束濕雖任二千石之重
而一錢粒粟不敢輒用否則必著冊書東坡公
歎其廉適爲徐守故爲作記其略曰至於宮室
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
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爲儉
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歆仄腐壞轉以相付不
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是記之出新進趨時之

士娟疾以惡之恭覽國史開寶二年二月詔曰
一日必葺昔賢之能事如聞諸道藩鎮郡邑公
宇及倉庫凡有隳壞弗即繕修因循歲時以至
頽毀及僇工充役則倍增勞費目今節度觀察
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廨
舍有無隳壞及所增修著以爲籍迭相符授幕
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曆損壞不全
者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太祖
創業方十年而聖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於此

後之當官者不復留意以興什植儻爲務則暗於事體不好稱人之善者往往翻指爲妄作名色盜隱官錢至於使之束手諱避忽視傾陋逮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殊不知貪墨之吏欲爲姦者無施不可何必假於營造一節乎

治曆明時

易革之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魏晉而降凡及禪代者必据以爲說案漢轅固與黃生爭論湯武於景帝前但評

受命之是非不引易爲證卦之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其義了不相涉偃孫頗留意曆學云按唐一行大衍曆日度議曰顓帝歷上元甲寅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湯作殷歷更以十一月合朔冬至爲上元周人因之此謂治歷也至於三統之建夏以寅爲歲首得人統殷以丑爲得地統周武王改從子爲得天統此謂明時也其革命之說劉歆作三統歷及譜引革彖湯武革命文曰治曆明時所以和